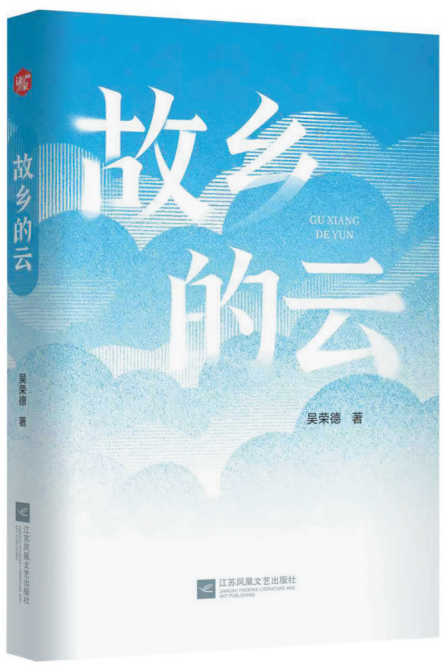
◆文化漫谈 ⊕潘江涛

让文字拥有温润持久的力量

——读吴荣德散文集《故乡的云》



囿于阅读范围,义乌作家吴荣德的文字读得不多,前两天拿到其散文集《故乡的云》(2026年4月,江苏凤凰出版社),我一下便喜欢上了。收录的106篇文章,篇幅虽短,字里行间却充盈着一种温润持久的力量——文风朴实自然,语言平实流畅。

一

阅读,最难得的是让读者产生共情。这种共情,大多缘于文章本身,但有时候亦可能是作者简介。

吴荣德生于1955年,文化程度为"初中"。吴荣德止步于"初中",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细览全书,虽无这方面的文字,但那如云的场景还是颇为吸引人的。

"所有文字立足义乌大地,辐射周边乡镇,以乡村为核心、以写实为基调,融自然风光、乡间古迹、民俗食俗、人文历史、亲情百态于一体,兼具厚重的地域文化底蕴与纯粹的文学审美价值。"(许玉芬·《云寄锦书来,丹心守故园》)

许玉芬想必是吴荣德的故交,写下的序言不仅是"信任背书",更是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——"字字接地气,篇篇有温度"。虽有溢美之嫌,但不可否认,收录其中的文稿大多不长——短的只有千余字,长的亦不过三千,花三五分钟就能读完一篇,高度契合当下的轻阅读需求。

《周易》说"修辞立其诚",《大学》讲"诚信正心"。这两个"诚",在儒家语境下,内核完全一致,都指向"真实无妄"——内外如一,不欺人,亦不自欺。

窃以为,只有"诚"的人,才能写出"短"的文。因为一个"诚"的人,心里装着读者。他清楚自己的文章写给谁看,所以会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,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。

真诚是散文的生命。心诚了,话语自然就短。正如古人所言"感人心者,莫先乎情",文字的温度,从来不在技巧,而在于心意之诚恳。

二

看书名《故乡的云》,我首先想到的是歌唱家费翔。1987年除夕,费翔登上央视春晚,深情演唱了《故乡的云》和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,一夜红遍大江南北。

吴荣德拿《故乡的云》做书名,虽说"俗"了一点,但所寄托的情感与当年费翔演唱的心境又何其相似,都是对故土家园的深切眷恋。因为"故乡的云"既具象又抽象——不仅是抬头可见的天空之云,更是萦绕心头的精神之云。这朵"云"飘到吴荣德笔下,已幻化为浓浓的乡愁,它不矫情,也不空泛,而是落实在一个个具体的人、一件件具体的事、一处处具体的景之上。比如,《美发沙龙》中那位理了40多年发、价格从一毛涨到十块就再也没涨过价、还为卧病老顾客上门服务的王师傅;又比如《土灶情怀》中那4件灶头烧火工具——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细节,都成了情感的载体、乡愁的注脚。

遗憾的是,《故乡的云》没有"后记",很难窥见作者一以贯之的心路历程,精准判断文章写于何年何月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它们不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,不少篇章还是上溪镇溪韵文学社组织采风活动时的作业。

人是能量的存在,需要不断地为自己赋能。上世纪80年代末,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。吴荣德报名参加长春《春风》杂志创办的"作家学堂",系统学习小说创作技巧。只是没想到,等他怀揣函授结业证书时,义乌商贸开始兴起,他不得不忍痛割爱,一头扎进小商品市场,直至2017年才重新拿起笔来。如今,他年逾古稀,"本可安享岁月、闲适度日,却初心不忘、笔耕不辍",这份对文字的纯粹热爱,对乡土文化的执着坚守,是发自内心的、无需他人提醒的创作自觉。

地名是乡土文化的结点,既是写在大地上的历史,又是游子归乡的路标——可能记在心里,也可能插在路旁。倘若无所依凭,乡愁便成为追忆。

上溪是吴荣德的故乡。上溪镇里有上溪村。相传,上溪"最早叫云溪村,有张和陈两大姓。航慈溪泛洪水泥石俱下,在村子中间狂冲出一条浅溪,于是变成了张、陈两姓隔溪相望。张姓这边洪水过后形成了一个大沙滩,云溪村一分为二剖成了两个村,因这大沙滩,张姓这边就取村名叫上溪滩。后来觉得'滩'字不够雅,干脆去掉,上溪便一直沿用至今。"(《花厅记》)

每一种文化的产生,都离不开河流,一条河流的历史,往往久于其沿岸人群居住的历史。"上溪"因水而名,至今已有700余年历史。仔细比对骆有云主编的《风华上溪》(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),吴荣德对上溪村名的解读有据可依、准确无误。换言之,面对滚滚向前的历史,古老的地名已成为联系乡村新旧物事的桥梁。譬如,潜溪村。

"潜溪这个村名很年轻,但有着如潜溪水般的深远历史积淀。祖上的宋濂是明代开国文臣之首,历史上以清廉著称,深受明洪武朱元璋所器重。宋濂,字景濂,号潜溪。2018年,为纪念宋濂,倡导其清廉文化,上溪镇政府以宋濂祖籍沿华村为主,把附近前山、古塘下、西坞三个自然村撤并,统称潜溪村。"(《潜溪山水别样情》)

一个名字,是一个人的一生,也是一个村的历史。村庄撤并是历史潮流、时代发展的产物。只不过,旧地名的舍弃,断裂了历史文化记忆,也割断了乡愁、乡恋和乡情的生命脐带。

唯其如此,我们回头再读吴荣德对鸡鸣山、慈航溪、岩口湖、草大坪等一个个地名的生动描摹,才会真切地感受到,地名也是情感的容器——作家书写一个地名,往往是在打捞个人或集体的记忆,将抽象乡愁具象化,使心绪有了可触摸的质感。

三

乡土,是每个人心中抹不去的温暖底色,是时光赋予传统文化的独特烙印。

吴荣德是草根作家,目光所及,笔墨所至,自然少不了义乌的山水风物、美食佳肴、市井烟火——职责所在,任务使然。让人拍案叫好的是,吴荣德以小说家的眼光观察俗世,洞察人生,那一篇篇描写人情百态的文章,篇幅不长,文气也不弱——既有小小说的情节,又有杂文式的讽喻,清新活泼,情趣盎然。譬如《心态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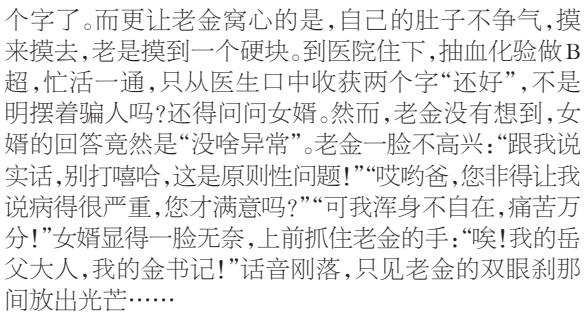
老金躺在病床上,满眼都是白色。白色,原本是纯洁的象征,如今却"白得有些悲哀"。他想不明白,自己从小金干到金主任,又从金主任干到金书记,"人缘一直都是杠杠的",怎么一退休,头衔就只剩下"老金"两个字了。而更让老金窝心的是,自己的肚子不争气,摸来摸去,老是摸到一个硬块。到医院住下,抽血化验做B超,忙活一通,只从医生口中收获两个字"还好",不是明摆着骗人吗?还得问问女婿。然而,老金没有想到,女婿的回答竟然是"没啥异常"。老金一脸不高兴:"跟我说实话,别打嘻哈,这是原则性问题!""哎哟爸,您非得让我说病得很严重,您才满意吗?""可我浑身不自在,痛苦万分!"女婿显得一脸无奈,上前抓住老金的手:"唉!我的岳父大人,我的金书记!"话音刚落,只见老金的双眼刹那间放出光芒……

这篇题为《心态》的文章,只有2000余字。刚读时,我觉得它是小小说,因为人物、场景、对话都是虚拟的;复读之后,我又觉得,尽管故事情节是虚构的,但吴荣德想要嘲讽的社会现象还是存在的。

记得著名作家贾平凹曾经说过,散文就是心的写作……完全是从天地自然、现实生活以及生命里体验出来的东西。细细梳理集子的后半部分,像《心态》这样的虚构性散文至少有15篇之多。譬如,《老张和老黄》《村民组长也是官》《缘是何物》《小姨中秋月未圆》等,构成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社会图景。

散文以"情"取胜。通过这些散文,我们不难发现,吴荣德善于从普通人的生活河流中,掬起一朵朵闪闪发亮的浪花,给予朴实无华却具有理性厚重感的描述,抒发自己对普通人的理解、关注、同情和沉思,从而把抽象的情感变成可感的画面,制造出丰沛的叙事张力,将过去与现在交织,让同一朵浪花折射出多维的思考层次。

诚如序言作者许玉芬所言:吴荣德"秉持纯粹的写实主义笔法……在看似平淡通俗的文字背后,藏着恰到好处的情感抒发,不刻意煽情,不过度抒情。以平常心写寻常事,于朴素笔墨中沉淀深情,于细碎日常中窥见初心,让文字拥有温润持久的力量。"



◆笔走万象 ⊕陈 裕

深秋大菜市

小城一年一度的秋季大菜市开始了,像一种约定,积攒了小城居民的热情,相关的话题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。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,是大菜市上的常客,他们借着掠过街巷树梢微凉的秋风,规划着自己家的冬藏,多年习惯的坚守,像眼前的日子一样,充实又丰盈。

在去往大菜市的路上,城市的秋意随处可见,但我觉得此时节秋意最浓的不是街道两旁的落木,也不是城市上空的流云,而是商品琳琅满目的大菜市。

走过一个十字路口,络绎不绝的人流涌向东边的街区,那里便是临时开辟出来的大菜市区域。这深秋时节的大菜市,携着农家菜园子里的众彩与温厚,把秋季的丰收,细细铺陈在人间烟火里。

大菜市里商品繁多,有热气腾腾的馒头,有嗞啦作响的煎饼,还有黏稠的红豆粥。当然,最惹眼的是成堆的秋菜,撑起了这片市集的主色调。青翠的大白菜层层裹紧菜帮,粗壮厚实,堆成一座座碧绿衬莹白的小山;修长的大葱整齐挺立,青白分明,带着秋日独有的清辣;圆润的红萝卜裹着细碎泥点,胖嘟嘟地藏在菜叶之间,朴实又喜人,红得格外透润。人们慢悠悠穿梭其间,精挑细选,为漫长冬日储备温暖,这场习以为常的囤秋菜仪式,有着刻在烟火生活里的独特情调。

大菜市里的主角秋菜们青翠可爱,而那些果蔬等配角也一样抢眼,它们藏着深秋最鲜活的色彩与滋味。橙红的柿子被农家的巧手摞成小塔,造型美观,果型更招人喜欢,表皮透亮,光看一眼,便有一种软糯的甜润之感冲在舌尖;金黄的蜜橘你拥我挤,卖家扒开一颗,露出薄皮里的果瓤,些许汁液闪着光亮,甜腻的味道瞬间就攀上了唇边,消解秋日的清寒。紫红的山楂一串串垂着,为深秋的萧瑟平添一份动感色彩,一颗颗小红果似细碎灯火点亮了这方寸之地;生板栗裹着褐亮的外壳,带着山野的醇厚气息,在地摊上静静守着大菜市的喧闹。而旁边滚烫的大铁锅里,熟栗子的糖炒香随风漫开,甜暖绵长,给深秋的寒凉以治愈的味道。还有那些嫩白的慈姑、粉糯的芋头、绵长的秋豆角,哪一样食材不是攒够了一夏一秋的阳光雨露,藏着自然最纯粹的本味和农人辛苦的劳作呢?

秋菜静美,生鲜则自有个性。水盆里的秋蟹有的沉静,轻轻吐着细碎泡泡,有的不安分,张着八爪乱爬乱动;肥嫩的河虾通体透亮,在清水大盆里悠然游走;白钢托盘里,大小不一的蚬子,吐着舌头在呼吸秋日的清气。这一溜的生鲜摊位普遍湿漉漉,咸腥的气息弥漫在秋风里,就像一道生鲜菜,等待人们去品味。

大菜市里,风物静守,而那些此起彼伏的吆喝声、温和的询价声、熟络的寒暄声、清脆的收款提示声,交织成喧嚣的生活乐章。摊主们大多朴实,不会斤斤计较,称秤时多添一把青菜、几颗果实,道谢的温情消散了小城的秋凉。

深秋大菜市里,视线扫过果蔬的鲜明,鼻尖萦绕热气的鲜香,耳畔传递温柔的市井嘈杂。这一方浓郁的生活场景,是最美的秋日景象,远方山河再美,也需要长途跋涉,而眼前城市烟火的繁盛,只需几步便能抵达,这便是冬藏的质朴魅力。

◆随行漫记 ⊕潘爱娟

铜山岩上听梵音



铜山禅寺位于义亭镇区北面的铜山岩上。此岩距东北侧石塔村不过三华里,站在岩顶眺望石塔村,会生出一种近在咫尺的感觉。同样,登上石塔村的楼顶回望铜山岩,其岩顶草木也清晰可见。一山一村,遥遥相望,宛如世代相守的邻里。

整座山岩形似一头伏地雄狮,昂首向北,狮口大开,宽约三十米,深约十八米,天然形成巨大岩洞。民间相传,古时有铜牛被人追逐,纵身跃入山前水塘,世人称之为铜精,铜山岩之名便由此而来。此地最早只是铜山庙,清中期才改为寺院。清嘉庆《义乌县志》记有一桩旧事:早年大旱,一尊白衣木偶自兰溪顺着江水漂来,乡民抬到岩下求雨,随即天降甘霖。远近寺院都敬奉这尊白佛,便在岩下建庙,祈求五谷丰登。岩顶石洞深数丈,宽敞如屋,岩洞上方原有一道岩石节理,蜿蜒如龙,隐现于崖壁之间,古意盎然。早年寺舍简陋,只在洞口搭起遮雨的房舍,两侧供僧人与居士栖身。山门朝北,香客多从石塔、雅文楼方向拾级上山。后来寺院调整路线,改为由南向北进殿,可上溪、城西一带的香客,依旧习惯走北坡老路登山。

宋明道元年(1032年),江淮遭遇大旱,百姓苦不堪言。婺州永康人、兵部侍郎胡则体恤民间疾苦,上书朝廷恳请减免赋税,最终获准永久免除衢、婺两州身丁钱。后百姓感念他的仁政,倚着岩洞建起胡公殿,僧人在此修行。每年重阳,铜山岩庙会如期而至,香客游人接踵登山,热闹非凡。

岁月更迭,旧殿宇几经损毁,到上世纪八十年代,住持学参法师率众重建殿堂,在铜山岩崖口内再造大雄宝殿、胡公殿,崖背上筑六角亭、天王殿。1994年,真禅法师题写"铜山禅寺"匾额,铜山寺自此更名为铜山禅寺。2003年,寺院重新规划布局,在2005年重阳前夕竣工。

整座寺院里,人气最盛的莫过于依岩洞而建的胡公殿。殿内香火常年不绝,石柱镌刻对联:稠州第一山,越国无双洞。每逢重阳庙会,山上人头攒动,最多时两三万人登山祈福,社戏锣鼓、香烛烟气漫过山岗;即便平日,也常有乡人携香前来,祈愿平安。胡公塑像左侧,便是那天然岩洞。洞顶不高,刚好容一人通行,岩壁带着沁人的凉意,踏入洞内,尘世喧嚣一下子被隔在身后。大殿前后两侧,五百罗汉堂环布其间,造像排布匠心独具,气势恢宏,令驻足游人赞叹。

铜山岩还有一段南宋的佛门传说。得道的铜陀禅师云游至义西,见此地山水清嘉,金门槛、银交椅、铁岭罗列周遭,山崖泛着青铜色泽,认定是修行福地,便将此山命名铜山。他攀崖登顶,极目远眺,田野铺展于脚下,群山俯首,恍惚间仿佛骑于雄狮背上,以三指点狮首,留下这处传世景致。禅师四处化缘,借崖壁与山间平台建起前、中、后三座禅寺,广收弟子诵经修行,香火一时鼎盛。

清乾隆二十六年(1761年),王阡村人楼灏写下《铜岩记》,细致描摹铜山岩朝暮四时之美:日出林霏散开,暮至岩穴暝暗;春有野花幽香,夏有佳木繁荫,风霜雪落,各有清幽。古往今来,文人农商,每逢重阳,便结伴攀山登高,前后呼应,往来不绝。站在岩顶临风远眺,东南姑塘水库、西北深塘水库,两汪碧水如镜,环护着整座山岩。1959年建成的深塘水库静静依偎山脚,大坝如龙横卧,水中一脉小山形似彩凤展翅。古人王元庚登临此山,留下诗句:"层峦拔地起崔巍,狮座峨峨亦壮哉。树杪云飞千涧雨,磬声遥接半天雷。有时烟锁棋枰翠,无事茶烹石室苔。长啸不知山谷韵,欲空尘障上高台。"直到今天,登岩而立,依旧能读懂诗里的山水禅意。

旧时铜山禅寺的山林田产,由"八宝里"共管。石塔、雅文楼、荷店塘、旺吴桥、义亭、鲍宅、王阡、鲍西塘、山景、龙华院等村落,推选理事,设主任、会计、出纳,一同打理寺务。石塔村紧邻山岩,村民与寺院的渊源更深。不少农田一直延伸到山麓,农人下地劳作、歇晌之时,便顺路走上山,讨口山泉解渴。山与乡民,从来血肉相连。

村里老人还常说起旧时光景:昔日铜山岩上,数人合抱的古木参天,密林遮天蔽日,山间曲径幽深。经多年修葺与养护,水泥公路通至寺前,山腰新建殿宇,寺前屋后遍植花木。如今再上铜山岩,草木重又繁茂,繁花遍地。


渔歌 摄